

多舛命运 况味人生

——欧大旭《丝之谜》^①的无穷意味

邓年刚

(广东韶关学院 文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马来西亚旅英华裔作家欧大旭以《丝之谜》获2005年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奖。该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的马来西亚为背景,通过华人林强尼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故事,叙写马来西亚华人在英国殖民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夹击之下的艰难图存,多舛命运,况味人生。殖民时期的华人,必须与不同的族群及政治利益集团结交周旋,以寻求自存之道,他们的奋斗故事错综复杂有如“丝”之谜团,裹挟着复杂的人性,精彩纷呈。小说采用多角度叙述手法,不同叙述者讲述同样的人生故事,产生多层次艺术效果,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小说故事真假难辨,给读者的启发意味无穷。

关键词:马来西亚;欧大旭;《丝之谜》;叙述策略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420(2011)02-0085-06

20世纪40年代是我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历史时期之一,它在我们每个华人心头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那个时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生活在英国殖民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夹击之下,必须与不同族群及利益集团结交周旋,寻求生存之道,生活特别艰难。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也特别牵动读者的心,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原名 Aw Ta - Shi)的处女作《丝之谜》(又名《和谐丝庄》,2005年英文出版,2008年中文出版)就是这样一部力作,出版当年即荣获英国著名的惠特布莱德小说奖^②。小说中,华人林强尼从默默无闻的锡矿工人成为近打河谷掌权者的故事,内容涉及马共反帝反殖民的历史,自始至终,作者对英国的殖民剥削和日本的血腥统治都不假颜色,对被殖民者被扭曲的心态也不加掩饰。小说充满神秘色彩,又十分耐人寻味。

欧大旭倾5年心血写成的这部小说,采用非线性多元视角的叙事结构,内容上分三部分,每

部分都跟林强尼相关;结构上各不相同,每部分各由一位角色叙述,各部分的叙事形式和文体也不同,形成多重声音和多重视角的叙述效果。这种写法上的特点,跟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及美国电影导演奥逊·威尔斯的代表作《公民凯恩》等颇为相似。

小说第一部分是林宝玉讲述他父亲林强尼的故事。在儿子的叙述中,林强尼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华人形象。1942年,林强尼购买和谐丝庄来掩盖非法经营,他还买通边界的泰国士兵,走私鸦片、吗啡和洋酒,在黑市上牟取暴利。应邀出入和谐丝庄的人都是逛客、骗子、叛徒或好色之徒。为了弄清父亲这段恶迹斑斑的历史,林宝玉花了几年时间到图书馆和政府办公室查阅资

收稿日期:2011-04-26

作者简介:邓年刚(1962-),男,广东韶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外国文学。

^① 本文引用作品内容均出自腾讯网有偿提供之欧大旭《丝之谜》(全文)连载,未标明页码。网址:<http://book.qq.com/s/book/0/18/18756>。欧大旭:《丝之谜》,王丽艳,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10月。

^② 详见33岁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以《和谐丝庄》(The Harmony Silk Factory),获得了2005年度惠特布莱德奖的小说处女作奖,《中华读书报》,2006-01-06。

料,希望通过揭露事实真相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强尼原本是中国苦工的儿子,因为从小爱捣鼓机器,被英国锡矿主聘用开挖土机,在一次劳资纠纷中,他用扁锥刺伤锡矿主,直接导致其一年后不治身亡,而他只受了10下鞭刑即被释放。宝玉认为,正是这太轻的刑责致使林强尼日后胆子越来越大,做出了许多罪恶滔天的坏事。

强尼伤人之后,失去工作,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最后在虎记丝织品贸易行找到工作,很快得到老板陈虎的器重。陈虎既是商人,也是当地共产党首领,他很欣赏强尼的精明能干,心目中早已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没过多久,陈虎被谋杀了,凶手逍遥法外,宝玉强烈暗示这件事就是强尼干的,然而他仍旧接管了虎记贸易行。强尼接手贸易行后,生意倒是越做越好,他很快成为河谷里最会赚钱的布老板,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河谷首富宋狄克的女儿同时也是河谷最美丽的女人宋雪儿,很快就做了宋家的女婿。作为布匹商人,强尼在河谷非常成功,但在宋家圈子里,他却全无地位,岳父也很瞧他不起。为了改变这一处境,强尼冒险炸毁虎记贸易行,再从烈焰中救出宋狄克,由此获得信任。1942年1月,日本人占据马来亚并在河谷建立了管理局。作为河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为河谷共产党人的最高领袖,林强尼非但没组织人民抵抗日军,反而召集河谷最显要的人开会,说服他们服从日本人,向日本人缴税。更有甚者,1942年8月,16名马共中央委员按强尼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绝密会议,连同他们的部属,不幸全部中了日军埋伏,除强尼外,44人全被杀害。林宝玉认定是他父亲出卖了同志。还有,日军占领期间,马来亚人民被搜刮了数千万美元的苛捐杂税,河谷人民都很穷苦,强尼却自己花钱在虎记贸易行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日马和平纪念碑,他买新车,与日本将军一起抽雪茄,遍寻河谷,购买最大、最漂亮的房子,还起名“和谐丝庄”……假若追究起来,事实当前,强尼的确百口莫辩。

林宝玉迫切希望了解父亲“真实的过去”,希望还历史一个公道。他花了大量时间查阅各种资料和数据,经过他所谓的“系统和理性”的分析,得出结论:父亲是个“臭名昭著的华人”。林宝玉以批评的心态审视父亲的过去,他努力用各种细节的回忆来证明父亲的卑劣行为——从表面看,这完全有悖于“子为父隐,父为子隐”^①的

中国式传统。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面对是非曲直时,他应该首先顾到伦理亲情。家庭是人类最后的港湾,任何人在家庭中都应受到特别的保护,即便是犯了罪。是非曲直自有他人来论,也应该由他人来论,这样才符合法理人情。据说日本、韩国、德国和法国的刑法中都有类似“亲亲相隐”的规定。《增广贤文》:“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并非说父母不会错,而是说父母的错不应由子女来挑。林宝玉偏偏要说父亲的不是,要揭发父亲的恶行,要证明父亲是个“臭名昭著”的华人,这个做法挺特别,也很吸引读者。然而,正是在他揭发父亲恶行的过程中,深深发掘了影响其父亲命运的历史因素,反而让他令人充满同情和体谅。比如,林宝玉讲述父亲年少时刺死英国矿主,他的本意是证明父亲生性残忍,这件事也成为他日后诸多犯罪的开始。但在读者看来,林强尼在饱受英国矿主压迫和剥削下发生的反抗举动,实在是大快人心。强尼是否是杀害陈虎的凶手,宝玉也只是做了一种大胆的推测,并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至于强尼是否有意跟日本人合作发国难财,是否坏到罪恶滔天出卖自己同志的地步,依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还原历史真相,当时的马共领导人莱特是越南人,而非中国人,莱特是潜藏在马共内部多年的叛徒。^②但从小说虚构的角度看,就人性的纷繁复杂来看,莱特的种种劣迹并非不可能发生在林强尼身上,想象虚构的真实也具有足够的警醒的力量。

林宝玉是马来西亚第一代土生华人,他经历过日本投降,马共武装斗争,马来亚紧急状态,马来西亚独立等事件。他及同时代人接受的是马来西亚本土化教育,在他们的成长阶段,马共已经转入森林活动,政府将马共视为非法存在,严苛的内安法规定,参与共产党活动相当于叛国行为。这样的背景,也影响及林宝玉对曾经是马共领袖的父亲林强尼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①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9页。

② “在日本占领时期,直至1946年末,莱特一直是马共党内毋庸置疑的最高领导人……莱特同意为日本军警效劳来换取自己的性命,可以推测他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同意为英国特工部门服务的。”明石洋次:《一位双重间谍的画像——前马来亚共产党书记莱特》,《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7期,42-43页。

二

作为小说叙述者,身为林强尼的儿子,林宝玉一心要揭发父亲的斑斑劣迹,述说中却透露出强尼其实是个可爱的华人的形象。按宝玉叙述,林强尼出生于1920年,父母是从中国来到马来亚的矿工,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苦力”,生平事迹不详。那个年代,很多目不识丁的中国人,因为家乡闹洪水和饥荒,纷纷来到传说中富庶的赤道地区做苦力,希望在这里碰上好运气。这些来自中国南方的农民,练就了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也能生存的本领。强尼从小居住的小山村,生活简朴,村子里没有电,村民晚上都以蜡烛和煤油灯照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孩子们都不会玩,因为都要帮父母干活,很多人营养不良。坏血病、软骨病和小儿麻痹症很常见,伤寒、疟疾、登革热和霍乱也时有发生。普通华人孩子对周围的世界缺乏了解,也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强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后来居然天方夜谭般成为河谷最著名的丝绸商人,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强尼从小招人喜欢,总是不声不响,勤勉用功。他虽没文化,什么事却一学就会,比如发明“神奇酿酒器”,在锡矿开挖土机等等,真正体现了中国农家孩子的优秀品质。强尼在虎记贸易行干活时非常勤勉,装货、卸货、入库、整理,样样内行。他善于观察,潜心学习,很快具备了对布匹的良好鉴别力。他擅长推销,随时留意杂志上的信息,关注欧美布匹市场行情动向。他在生意方面,秉承陈虎作风,公平买卖,从来不占供货商和顾客的便宜。

强尼事业有成后,娶河谷最美丽的女人宋雪儿为妻,这也非常符合生活的逻辑。林宝玉描绘他美丽的母亲时说她“皮肤白净娇嫩,有如最上等的中国细瓷,她的肌肤完美无暇,有如明朝皇帝的专用酒杯,能够捕捉并散发最极致的光芒”。言辞之间充满了对华人女子优美形体的礼赞。宋雪儿出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祖父学识渊博,以历史学家、异域文化观察家的身份定居马来亚,娶了当地最富有的土生华人的女儿;雪儿的父亲宋狄克比祖父更精明,他上过哈佛大学,擅长书画,他一方面维持遗传自父亲的学者风范,一方面又学会了新一代华人的生存方式,即从事商业和工业。狄克最终凭借家族关系投身于大规模的实业,与欧洲人做锡和橡胶进出口生意。对宋

氏父子的描写也充满了对华人男子的赞美。雪儿如此漂亮,又有如此背景,经过多次相亲经历后,她最终选择嫁给林强尼,足见强尼的确出类拔萃,有过人之处。在宝玉的叙述中,强尼给宋氏夫妇留下的初次印象是整洁,精壮,老成,行动麻利而不失沉稳,阅历丰富,宋夫人第一闪念中,这就是她未来的金龟婿。雪儿日记透露,当看到强尼在雨中骑单车兜售布料时,雪儿发现“他的动作中有一种小野兽伸屈四肢般的灵活自如和一种难以捉摸的力量,……他泰然自若地在雨中骑着车,仿佛一生都生活在风雨中”。宋雪儿几乎凭本能就断定强尼是个优秀的男人,他们的结合带有必然性。

强尼和雪儿的婚姻也中了“相见好相处难”这句俗话。婚后没几天,雪儿就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障碍。强尼是个健康、强壮、干力气活的男人,没受过教育,他和宋家人在很多方面不搭调,尤其在宋家客人面前更不自在,对他们弹奏的乐曲一窍不通,客人们也瞧不起他,他毕竟只是个经营小店铺的布料老板。雪儿是自己要嫁给强尼的,虽然很快后悔了,那也没法子,路只有两条:或者接受命运,跟强尼一起不开心地生活,或者离开他而名誉扫地。雪儿并没在人前表示不满,只是内心觉得跟强尼一起生活很难熬。强尼本人对婚姻的反应则像在地里拣到宝贝然后把宝贝藏到房间里的大男孩一样,震惊多于喜悦。强尼意识到这次婚姻的错误并努力地加以补救。皮特初次和他遇见时,他就在一个咖啡馆角落里读《雪莱诗选》,身上带着一种沉默而从容的优雅,好像木版画上的贵族一般,“他笑起来,那张脸变得像孩子般容光焕发,天真快乐”。因为妻子说英语,强尼也努力学英语,一定要能跟她及家人用英语自由交谈。强尼待人和气,店铺伙计、远近村民、旅店老板都喜欢他,愿意跟他攀谈。跟皮特认识后,他非常热心地带皮特漫游河谷,每次见面,他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抓住机会向皮特学习各种知识。

强尼的共产党员身份非常秘密,他的很多事情雪儿不知,岳父也不知,他不想让他们担惊受怕,但他却将自己的秘密与皮特分享。在皮特眼里,强尼是个单纯的孩子,他“脸上洋溢着未受人世破坏的纯真,一种我在西方从没见过的神情”。强尼对儿子也很好,皮特回忆强尼在吉隆坡火车站候车时,怀抱三四岁熟睡中的儿子,亲他的额

头,用手替他扇风,吹走他脸上的热浪,充满舐犊之情。在皮特的叙述中,强尼也十分珍爱雪儿,他们是真正的夫妻。雪儿其实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她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无奈。雪儿为人坦诚率直,一举一动都带有成熟的韵味。在一次交谈中,雪儿曾托付皮特,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请他照顾强尼。从对待妻儿和朋友的态度,可以见出林强尼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血性汉子。

三

身为地方闻人,林强尼生前有许多传言,宝玉选取了其中最糟糕的那些,然而即便在他那些语带怨恨的述说中,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强尼无私的华人形象。1933年,强尼错手杀人,被伤的是强势的英国矿主,他只是个弱势的华人劳工,在案件审理中,他很可能被判自卫杀人,也可能被判预谋杀人。不论如何,案件经过了审理,强尼也被判了无罪释放。这个事例说明,在英殖民时期,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虽然存在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毕竟还有道理可讲,有法律可言,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强尼伤了人,从此再找不到工作,被迫四处流浪,过着极为艰难的日子,这自然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个时候,强尼非常无助,除了共产党之外,无人向他施以援手。强尼加入共产党,带着强烈的责任感投入工作,随身带着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边工作边学习,他是陈虎指定的接班人,但同时也通过自己努力而赢得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英殖民时期,强尼一半靠自身努力,一半借共产党的力量,合法地成为河谷地区第二大富豪,第一大富豪是他的岳父宋狄克。20世纪40年代,河谷地区非法出现了比他们更强大的势力——日本人。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面前,全世界华人都面临生命财产朝夕不保的威胁。强尼很早就意识到,一旦日本人来了,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他在丛林深处组织秘密抵抗,就是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面临生命中的各种危险,他很平静,他不想让雪儿知道他的事情,也没有像英国人那样,见日本人来了,立刻就跑掉。在所谓的七女岛蜜月之旅中,强尼闷闷不乐,脾气暴躁,因为发现妻子跟日本大佐国近守关系暧昧,对于这件事情他一直隐忍不发,其中包含了他的气度和包容,更重要的原因出于对雪儿安危的担心。在皮特的叙

述中,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被人出卖。国近守以此作为要挟,他要么乖乖就范,要么失去一切,包括店铺,也包括妻子。出卖他的人,有可能是岳父宋狄克。宋狄克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他想得到他们的欢心,不惜用矿山的开采权,用自己布尔什维克女婿的信息,还有自己的女儿来做交换。“这不是卑鄙,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每个人都在全力争取。”(电影《叶问》)在强大的日本人面前,强尼选择表面妥协的立场也在情理之中。强尼担心雪儿,因为她作为共产党员的妻子,日本人来了,日子会非常难过。强尼曾对皮特说:“皮特,答应我。你知道,不管我怎样选择最后都可能是死路一条。请你照顾她。”日占期间,林强尼顶住日本当局的压力建立了和谐丝庄,并把它发展成河谷最著名的私人企业,与其把它归咎于强尼与日本宪兵的相互勾结,倒不如把它归因于强尼面对日本人的大无畏精神。

林强尼的故事其实浓缩了许多华人的命运。他一生多灾多难,生命力却特别强劲,总能绝处逢生。当然,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非常的时期,每次逃过大难,他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时是尊严,有时是亲情,有时是良知,有时是诚信。小说名叫“丝之谜”,也意味着人性的复杂犹如难解之谜团,即使层层剥开,也难找到大家公认的谜底。那个时代的马来亚华人,不仅生活在英国殖民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拉扯之中,而且还比其他族群多了一份中日战争的牵扯,他们的身份、立场都很尴尬,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对内要结成不同的圈子,对外要与其他不同的政治和利益集团周旋,有关他们的传言,自然是非难定,真假难辨。

《丝之谜》采用多角度的叙述手法,产生的效果也是多层次的。林宝玉的叙述,只是片段的,他对历史的认知也是切割的,他把父亲的过去同历史的背景孤立起来,看事情不分轻重,立场也似是而非。雪儿日记主要记录她跟4个男人的认识过程和七女岛之行,记录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纠缠。林强尼是雪儿自己选中的对象,她觉得强尼来自乡野,个性纯真,比那些公子哥儿可靠实在,可以托付终身。结婚之后,却发现自己对婚姻的浪漫想象是一个错误。强尼出生卑微,没有文化,不解风情,不解雪儿期望和熟悉的西洋风情,他们之间难免同床异梦。雪儿日记看似轻描淡写,却透露了她对情爱追求的失落,国近守的出现,似乎让她找到了心灵和情欲的寄托。日记

是个人私密物品,通常不会造假,采信程度很高。宋雪儿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漂亮女人,她丈夫、国近守和皮特都喜欢她。她自己相中了林强尼,但在七女岛蜜月旅行中,她的确被国近守和皮特所吸引,林强尼有很多地方不及他们,这也是事实。雪儿一度产生要离开丈夫的念头,不过终究只是心中的嘀咕而已。在皮特的回忆中,他看到强尼有纯真、孩子气的一面。强尼努力学习英语和欧美文化,希望能够和妻子的家庭成员沟通,融入上流社会。尽管他娶了名门出身的雪儿,接管了马共头目陈虎的店铺,在当地颇有名望、地位,但在宋家却并没有地位,学贯中西的岳父看不起他,势利的岳母不喜欢他,他深深陷入自卑。皮特的回忆,让人更了解林强尼的个性。皮特的叙述对林强尼充满了怜悯和同情,间或还有一丝内疚。皮特是林强尼和宋雪儿最信任的人。他们曾同时拜托皮特,日后若有不测,请皮特照顾他们的对方。然而,在日军来临前夕,皮特像其他英国人一样,匆忙逃离马来亚,日本投降后他们才又回到马来亚。雪儿在日军占领马来亚的第二年死于难产。皮特和幸存的林强尼一直再无往来,直到强尼的葬礼上,皮特才再次出现。

整部小说体现了非常高明的叙述策略^①。三个叙述者,都是强尼身边最亲近的人,即便如此,他们所看到的,也只是部分的林强尼,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整部小说好像一个人生拼图,宝玉、雪儿和皮特各自拥有一份,它们所凑成的也不是一幅完整的拼图。

四

林强尼这个人物,很让人觉得辛酸。他是拥有很强大权力的人,全近打河谷的人民对他充满了敬畏,但他其实非常孤单寂寞。妻子与国近守关系暧昧,最好的朋友在最艰难的时刻离他而去,儿子像恨恶魔一般恨他。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却都与他十分疏远,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他,真正分享他的心事。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陈虎、宋狄克等都具有同样封闭和孤僻的性格特征。他们在与人交往中,虽然一团和气,却没有真正的心灵沟通。小说故事很吸引人,人物神韵也很到位,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肉的,而他们的情绪波动却隐而不显。作者在叙述故事时,通过不同角色叙述相同人物的故事,有意拉开了读者

跟人物之间情感上的距离。

小说叙述者的情感态度有明显差别,林宝玉是带着恨意,宋雪儿是真心吐露,皮特是带着苦恼惋叹。人生中,谁也难以精准地去描述另一个人,无论是人子、人妻或好友。任何文字叙述的事实都是相对的,新闻报道、日记、回忆录是真是假,全看选取什么角度。就同一人物来说,林强尼,在儿子看来是奸商、恶霸,是马来亚的叛徒;在妻子眼中是个怯懦的商人、名为丈夫的陌生人;在好友眼中,或许只是个喜好文学、不谙事务、被迫戴绿帽的可怜虫。就同一事件来说,在儿子的文献调查中是阴谋,在妻子的日记中是意外,在好友的回忆录中是救人行动。对于所有的事件,林强尼自己没有现身说法,即便他现身说法,也很难着准。我们对自身过去发生的事情,往往都会随时间而淡去、模糊、扭曲,更惶论他人的叙述……

儿子视他为恶人,理由是他杀害给他工作并提携他的恩人,他犯了谋杀罪还继承了庞大的财产;他身为马共领导人却与日军勾结,诱逼河谷人民向日军缴纳巨额贡赋;更有甚者,他与日军勾结,将马来亚抗日人民军领袖一网打尽。雪儿钟情于强尼赤手空拳打造天下的气魄和毅力。她嫁给强尼或许是出于满足自己潜藏的叛逆性格,但结婚之后才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跨越不了的鸿沟。毕竟他们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两个人,对于强尼来说,雪儿当然就像宝石一般珍贵稀有,他都不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对等的;对于雪儿来说,神话般的英雄光环消失之后,强尼的卑微便无可遁形了。她的日记,透露出内心的孤苦与寂寞,她藉由文字来为自己的心灵寻觅出口,结果是带给强尼无情的背叛和伤害。皮特在新加坡第一眼见强尼时,感受到他充满生命力的认真态度,在后来的交往中,尤其是七女岛之行中,他又深切感受到了强尼内心的脆弱无助。

小说中处处可见 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殖民时期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艰苦和勤朴,还有他们为了独立而奋斗的辛酸。林强尼的一生,可以说是马来亚华人在动荡不安时代力求生存的真实写

^① “《和谐绸缪》全书分成三大部分,其结构仿如福克纳的《喧嚣与愤怒》,分由小说角色之一叙述,且每一部分的叙事形式与文体都不相同,因此形成多重声音与多边视角,甚至小说情节所指涉的同一事件,经不同叙事者的诠释或重述之后竟互有出入。”李有成:《导读:欧大旭与其〈和谐绸缪〉》,《联合早报副刊》,2006-02-23。

照。作者的笔触朴实无华,通篇故事令人感伤,书中见不出任何令人愉悦的人和事物,写尽人物的悲欢离合,氛围却十分祥和。

作为虚构小说,《丝之谜》中的历史真相始终“扑朔迷离”,它对上一代人的历史,做了许多选择性“失忆”的处理^①。作者说过,该小说内容是虚构的,想象的成分很多,不是真实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有意义,他们在人格方面可能有残缺,灵魂丑陋,情感扭曲,但很真实,很正常,很能引人同情。

作家都喜欢写人生苦难。人世间难免有种种荒谬、血腥和残酷,作家首先充满勇气正视,也教人勇敢地面对,在困境中寻求精神的出路,灵魂的出路。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人类总是要面临灾难,面对死亡,很多时候,都要经受极端严酷的考验,都要在痛苦中寻找出路,寻找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虚无中寻找充实,在荒诞中寻找意义,寻找生的希望。

文学有文学的责任,作家有作家的使命。世界

上优秀的作家,都会关注社会的合理性问题(社会正义)。文学关注问题,但不提供良方。文学的社会责任是提出问题,甚至以善意的态度提出尖锐的问题,但不解决问题,不担负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丝之谜》很有节制和穿透力,没有过多地暴露人性恶,但是有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东西,有许多无奈,也有许多温暖。文学需要穿透力。文学家要正视人生和现实的不完美、不圆满和缺陷,从中寻找出路,给人希望——华人同胞在那么艰难的年代都熬过来了,相信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古人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只有一种声音不会好听,只有一个颜色没有文采,只有一种味道不会好吃,只有一件物品难言好坏。做人需要存异求同,以和为贵。中国文学、马华文学,都同样叙写和反思我们民族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多少沧桑可以积淀起我们永志不忘的人生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Cruel destiny and intricate lif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Aw Ta-Shi's *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DENG Nian-gang

(Humanities School, Shaoguan College, Shaoguan 512005, China)

Abstract: Aw Ta-Shi,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 currently living in Britain, won the 2005 Whitbread Book Awards with his first novel *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This novel takes the Malaysia in the 1940s as background and depicts the Malaysian Chinese's hardships under the double oppressions of English Colonialist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ts by narrating Jonny Lim's complex life and stori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hinese had to contend with various ethics and political groups and seek for their own survival. Being intricate with complex human nature, their lives are as complicated as the mystery of silk. The novel employs different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various narrators to tell the protagonist's life, thus it produces multiple artistic effects. With the undistinguishable history and events, the novel gives the readers much space to imagine.

Key words: Malaysia; Aw Ta-Shi; *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narrative techniques

(责任编辑:刘云)

^① 详见文一著:《叙述主体的历史意识:论马来西亚英语作家欧大旭的〈和谐丝庄〉》,《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年,165-172。